



克林顿会见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明录。

# 世纪之交：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新态势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吴心伯 教授

年代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几次调整。90年代初，布什政府鉴于冷战终结，地区安全形势缓和提出了在90年代分阶段削减美国在东亚驻军的计划。然而，围绕所谓北朝鲜核问题的危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初推出的“东亚战略报告”

决定停止削减美在本地区的驻军，将前沿军事存在维持在10万人的规模，并加强美在东亚的双边安全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世纪之交，在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台湾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战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

一是整合美在亚太地区的盟国，使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向北约模式靠拢。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一向是双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充分利用盟国的力量来服务于它在本地区的战略目的。有鉴于此，美国军方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在199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加强美国同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努力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军事合作。具体来说包括努力拓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加强东盟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合作。”近年

来，美国花大力气推动盟国之间以及美国与盟国的军事。在东北亚，美国试图把韩国与日本捏到一起。1999年8月，日、韩两国举行了第一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东南亚，今年5月举行了有美国、新加坡和泰国参加的军事演习，这项演习今后有可能与美菲军事演习合并。华盛顿还希望澳大利亚加强与有关东亚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为了促进地区多边防务网的形成，五角大楼决定在亚太地区建立由各盟国分享的防务信息中心，以及简化对这些国家转让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审批程序。

二是出于牵制中国的需要，继续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有关专家表示，尽管近年来日本的军事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美国不想限制日本常规军力的发展。事实上，东京在



过去几年中决定开发自己的侦察卫星系统，发展远距离空运和海运能力，华盛顿最后都点了点头。最近，日美安保协商委员会决定建立新的“协调机制”，以方便日美两国在发生所谓“日本战事和周边事态”时采取联合作战行动和日方迅速提供对美支援。此举从体制上确保了东京对实施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承诺。对日本越来越强烈地修改宪法第9条的动向，美国外交和安全当局基本上持同情态度。事实上，华盛顿对日本摆脱与美国的军事同盟而谋求独立安全政策的担心已让位于牵制中国的需要。一些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直言不讳地宣称，一个军事上更加强大、政治上更加活跃的日本将能有效地平衡力量上升的中国，是美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资源。

三是大力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提高台军的战斗力。90年代以来，美国加大了对台军售的力度，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台军售重点逐渐从加强台湾的空防能力转向加强台军的海防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军方还积极

支持台军的“软件建设”，帮助台湾学会有效运用从美国购买的先进武器装备。五角大楼还计划更多地邀请台湾军事将领观察美军及其盟国举行的军事演习，提高台军的实战能力。随着朝鲜半岛形势的缓和与台湾问题的

导航弹的举动，表明美军鉴于台湾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正积极加强军事准备，增加对中国的战略威慑。

五是在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缓和的大背景下，积极拉拢北朝鲜，以求得平壤对美国保留在半岛驻军的认可。华盛顿一方面对南北朝鲜和解进程进展之快感到意外，另一方面又对北方不再坚持要求美国从半岛撤军感到欣慰。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角度看，朝鲜半岛驻军是美国维持其在本地区的战略优势的重要一环。如果美军不得不从半岛撤出，将会殃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就会被削弱，这是美国的战略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包括国防部长科恩在内的美国军方人士近年来一再强调，即使朝鲜半岛实现了真正的和解，美军也不会撤出；在朝鲜半岛实现统一后，美国希望一个统一的朝鲜仍然是美国的安全伙伴。据了解，美国军方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朝鲜半岛形势发展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影响，策划如何在新的战略环境中保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

六是谋求进一步在南中国海方向牵制中国。自1995年初的“美济礁事件”后，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开始从“消极中立”向“积极中立”转变，也就是积极介入以使局势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华盛顿大力游说东盟国家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今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访问越南时公开呼吁东盟国家联手对付中国。近年来，美国也一直在寻求加强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去年5月，菲律宾参议院正式批准了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访问部队协议》。今年初，美菲举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中等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并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一次。美国还积极鼓动东盟国家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以及制订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来牵制中国。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新态势，无疑给我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此形势下，如何确保我国安全环境的整体稳定，为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地区外交与安全舞台上拓宽局面，化被动为主动，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战略思考。

